



【商兵布阵】

已有停产企业卖房卖车套现，杀进股市想搏击一把。如今的股市好像是10年前的楼市，只赚不赔。

那些心被掏空的实体企业主们

周家兵

甲午年底股市疯狂，过山车，掀起商海滔天巨浪。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，那是小心脏受不了的“怕怕”。对于久经商海者而言，那是刺激和挑战并存的亢奋。报纸、电台、电视、网络上铺天盖地一片叫好声，宣传大牛市即将来临。普罗大众投资者挤爆证券公司大门，浸淫商海的实体企业主们怎能不蠢蠢欲动？

未来经济的发展如何，消息的真伪似乎都不是什么问题。对于当前中央改革的信心爆棚这是一定的。有了这个垫底的信心，似乎每个人都在鸡血的刺激下，信心满满，雄心壮志。不大干一票，决不罢休。甚至有企业主停产卖房卖车套现，杀进股市搏击一把。好像如今的股市是十年前的楼市，只

赚不赔。

撒旦叶化蛇潜入伊甸园引诱夏娃的故事，开始在实体经济里大量精彩演绎。作为企业追求利润无可厚非。在日渐艰难的造型企业里，企业主稍微变换一下思路，将现金转手放贷出去，年利润起码在18%及以上，这成了业内公开的秘密。这个利润率是什么概念呢？简单地说，就是辛辛苦苦接单、生产、制造、服务于客户后，获取的微薄利润的三倍，甚至更高。实体经济在当今环境下，魅力支撑，不亏本就是万福。工资、福利、水电、房租、材料成本等都在上涨，而客户的报价却在一直下降。小企业想要银行贷款是水中捞月。高利贷那是不能碰也不敢碰的冒险行为。蓝海战略还没看到好的苗头，好不容易开发出某个新产品，给企业主带

来一点希望时，一夜之间，立马被山寨，任性抄杀和模仿，将蓝海变成血腥搏杀的红海。

东莞有一家生产代步电独轮车的民营企业，产品出来投放市场，立刻受到追捧，起步价从两千元至五千元。一星期后，同样的产品，同样的性能，甚至款式更别致，外观更新颖的独轮车纷纷上市，亮瞎了消费者的火眼。更要命的是价格仅为一千五百元左右，一下就将整个市场搅动。竞争的好处是价廉物美，恶性竞争的坏处是大家都一起在红海厮杀中对望着，渐渐失血过多，两败俱伤。这家企业主失望之极将库存产品低价倾销后，转战股市，恰逢年底的这波大牛市，让他在两周内赚回在实业领域苦干一年才能得到的利润。在股市出货后落袋为安的那晚，胆战心惊的企业主，一个人在停产两

个月的车间里，黑灯瞎火地抽着闷烟。烟火明灭之间，落满灰尘的机器设备在眼前闪现，心里压抑得难受之极。经历“哗哗”流水现金的刺激，心被股市“撩拨”花了，更难受的是心被掏空了，他担心被掏空的心，回不到从前的踏实和务实上去。这个案例，是实体经济主陷入困惑的一个缩影。

有人分析说，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中，世界上有两个国家受影响最少，中国和德国。究其原因，这是两个制造型大国，实体为主，为此美国将海外的实体纷纷撤回国内。难道未来的中国，在实体疲软，实体不济的情况下，一定要遭受经济危机的重创后才能警醒？这种担忧有点“小人长戚戚”的嫌疑，貌似杞人忧天。可是，有13亿人口的中国终究是需要靠实体实力来证明，来养活、养好这庞大的人口。如

果企业家们都忙着炒股、忙着放贷，扎堆热衷于钱生钱的生意，实体经济就会日益失血，金融危机的魔鬼迟早有一天会敲开中国的大门。因此，立足实业，提升中国制造，扩大内需市场，应成为毫不动摇的中国发展战略。

目前，过剩的制造业需要调整和优化，在这个坎上，更加市场化的竞争会不会让中国实体经济实现有策略、有步骤的平稳过渡？民营实体企业主们，会不会在更加自由宽松的市场化环境中找回持续发展的自信？

寒冬里实体企业主们“冬眠”着，何时能嗅到春天的气息尚是未知之数。让冬天早点结束，让百花早点争艳，才是他们找回被掏空心的时候。期望，那个时候不会太远。

(作者系深圳市东方华策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)



【缘木求鱼】

教育体制改革要想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，不从改变学校的日常“训练”着手，恐怕还真不行。

训练

木木

小女很乖，尤其听老师的话，凡是老师布置的事情，总是一丝不苟地完成，哪怕因此耽误了睡觉、挤占了游戏时间。如此一来，在我们眼里，她的小模样有的时候就难免显得特别“累”。不过，孩子认真，家长也不好意思“撒火”——让她别太认真？这话好像也说不出口；好在她几乎从没有主动喊过累。

不过，前一段时间，事情似乎开始有了变化，作业太多的时候，不但知道主动喊累了，而且实在不耐烦了，居然还知道小声地抱怨两句老师了。这倒让我们很是窃喜了一番。

有一天，女儿放学回家后很高兴，告诉我们：今天老师没留什么作业，而且估计以后这几天也不会留什么作业

了——因为教育局的人要来学校检查学生负担重不重。女儿还特意强调，今天老师都可和蔼可亲了。我们听了，当然就很高心，但女儿随后的话就让我们很无语：老师还说，这几天也不用把“黄冈”带到学校去了，而且还特别嘱咐，教育局的人要是问平时练不练“黄冈”，一定不能说实话，否则，老师和学校就得挨批评了。

呜呼！这位老师倒真是没把学生当外人。

过了几天，女儿又恢复了老状态，我们猜测大约是教育局的人检查完了。一问，果然，女儿很有点落寞地说，教育局的人没人问我们平常练不练“黄冈”。

到底不愧是教育局的领导，水平就是要高一些，没有引逼着小孩子说谎话；估计学校里的实际情况领导们

心里也都清楚得很，检查大约就是计划中走个形式罢了，也或者是有对自己孩子“要求不高”的家长告诉了学校老师的“御状”而不得已临时糊弄弄事儿罢了。

女儿所在的学校，是北京西城区的一所很有些年头儿的“重点”小学，据说，现在的入学行情很是炙手可热。但在我们这些“过来人”看来，其实也不过尔尔。除了硬件设施较新，较好，老师留的作业比较多之外，其他方面似乎也没什么特别值得显摆的地方。尤其让人揪心的是，学校的老师们都特别地“较真儿”，把学生们管得死死地，课间休息的时候，学生们不得下楼到操场游戏、不得在楼道大声喧哗(更别说追跑打闹了)，吃完午饭，也不能乱说乱动，上厕所都要请假……

老师们的训练显然卓有成效，学

生们都少年老成得很；学校的名声似乎竟也因此受惠颇多。但这样的教育，显然并非令人放心的教育，似乎与目前正大力推进的教育体制改革的大方向也有差异。中国的事情似乎永远是——上下两层皮，上面的“皮”光鲜亮丽，下面的“皮”往往就很难拿得出手，而且特别地有韧劲儿。如果不能在下面这层“皮”上好好下工夫，任何改革估计都很难取得彻底成功。

比如，今年4月份北京发布小升初政策的时候，很是热闹了一阵子。据政策发布者说，新政策的改革力度很大；在旁观者看来，情况似乎也确实如此，比如，在大力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，确保绝大部分学生能够免试就近入学，限制跨区择校，取消共建生等。愿望也许是好的；但许多时候，

播下了“龙种”，收获的未必是希望。最新的消息是，共建生虽然取消了，但“政策保障生”应运而生，其实就是“共建生”的升级版。

上六年级后，有几次，女儿回家随口告诉我们，年级里某某已经提前找好了学校，不用再来了；某某们是“政策保障生”，最低也能保证上哪个学校的初中了；班里的好多同学，还在学着各种各样的课外班……女儿平常比较“粗枝大叶”，当故事说给我们听的这些事，我们听起来，就很难把它单纯地当成故事听。

习惯了日常的“训练”，要做出些别样的改变，估计就特别难。因此，教育体制改革要想取得一些实实在在的成果，不从改变学校的日常“训练”着手，恐怕还真不行。

(作者系证券时报记者)



【南腔晋调】

梁山的人才政策，走的是精英路线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梁山的基层建设比较差。

差别待遇和精英路线

晋东南

王伦时代的梁山，《水浒传》里着墨不多，那时的梁山是如何运作的，只能侧面了解到几点，比如，王伦不仅垄断了梁山泊的水产，而且嫉贤妒能，平常做的事情就是打家劫舍，抢掠来往客人。总之，那时的梁山除了酒店作为人才招揽基地这一措施有亮点之外，其余之善可陈。到了晁盖时期，梁山的面目则逐渐清晰起来。

先从最重要的人才排位顺序来看，晁盖上山之后，首要考虑的是能力和功劳，不似王伦时期的论资排辈，林

冲再能干，也只能排在杜迁、宋万的后面。确立以能力为标杆的人才评定标准，是梁山继“分例酒食”制度之后的又一项基础性人才制度。梁山的首次战役，验证了这一人才政策的效果，成为以少胜多的典范。当时济州官府派了大队人马来围剿，人数上，是六七百人对官府的约一千人；战船对比更悬殊，梁山三艘，官府是四五百只。首次战役，梁山靠制度性优势以及地利和人和大获全胜。

此外，梁山对好汉实行了特别的倾斜政策。从书里对梁山人才的结构描述可见其中端倪，好汉十一名，战斗

人员七八百人。这其中已经有差别待遇，好汉们是一个顶一个，有名有姓有外号。好汉以下则是一笔糊涂账，书里说：山前山后共七八百人，连百位数都不精确，这个误差也大了些。不过，即使这样，也比史书里动辄“斩首无数”的记载要精确得多了。黄仁宇先生在《中国大历史》里慨叹中国历史上缺乏数目字管理，小说家言也可作为一个例证。

首次战役之后，还有一次很小的行动，打劫了数十个客商。这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作者通过对这次行动的描写交代了梁山的很多基本政策，其

中说了到梁山的财政。梁山不事生产，所谓财政就是如何分配缴获的财物，这里有一个分配比例：二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四分之一，具体说来就是二分之一公用，四分之一由好汉们平分，四分之一由其余众人平分。分配原则中，梁山作为集体拿了绝对大头，个体分配当中，好汉又占有绝对的优势。这是差别待遇在财物分配上的体现。

晁盖时期，还有许多变化，比如对待来往客商，更加人性化了。晁盖交代手下要尽量“不可伤害于人”，只要钱，不要命。王伦时期，则是杀人越货。就以林冲上山为例，需要交投名状，林冲

心软下不得手，险些上不了山。再如如何对待俘虏，大致有两条，一条是量才录用，身体健壮的做饲养员，身体差一些的就做保管员。另一条则不太厚道，所有的入编俘虏都要在脸上刺字。

从财物分配和俘虏刺字来看，梁山的人才政策主要是针对好汉们这样的所谓高级人才，对于一般的喽啰则没有什么更好的吸引措施，要靠刺字这样的扶持措施断其后路，防止逃跑，并不高明。也就是说，梁山的人才政策，走的是精英路线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梁山的基层建设比较差。

(作者系深圳文化学者)



【儒林经济】

尊重个体，尊重生命，都需从尊重身体(含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)，这是人类基本的常识，但我们至今还没彻底搞明白。

身体是充话费送的？

王国华

鲁迅在一篇名为《忽然想到》的杂文中写道：“牙痛在中国不知发端于何人？相传古人壮健，尧舜时代盖未必有；现在假定为起于二千年前。我幼时曾经牙痛，历试诸方，只有用细辛者稍有效，但也不过麻痹片刻，不是对症药。至于拔牙的所谓‘离骨散’，乃是理想之谈，实际上并没有。西法的牙医一到，这才根本解决了；但在中国人手里一再传，又每每只学得镶补而忘了去腐杀菌，仍复渐渐地靠不住起来。牙痛了二千年，教敷衍的，不想一个好方法，别人想出来了，却又不肯好好地学……”

连一个牙病都找不到最佳的治疗手段，得过且过，说明什么？我想，这不能证明我们智慧不足，只能说明从古至今我们这个民族根本不重视身体，因此也没人从技术手段认真研究过。

偶尔有几个人稍微认真一些，做了些整理记录，如验尸官宋慈写的《洗冤录》，王府家医医生李时珍写的《本草纲目》都被封为经典，甚至丝毫不容人怀疑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二十四回中写向知县断案。为毒杀兄命事，一个叫胡赖的人控告医生陈安。说，“小的哥子害病，请了医生陈安来看。他用了一剂药，小的哥子次日就发了躁跳，跳在水里淹死了。这分明是他毒死的！”向知县道：“平日有仇无仇？”胡赖道：“没有仇。”向知县叫上医生陈安来问道：“你替胡赖的哥子治病，用的是甚么汤头？”陈安道：“他本来是个寒症，小的用的是荆防发散药，药内放了八分细辛。当时他家就有个亲戚，是个团脸矮子，在旁多嘴，说是细辛用到三分，就要吃死了人。《本草》上哪有这句话？落后他哥过了三四日才跳在水里死了，与小的甚么相干？就是把

四百味药药性都查追一遍，也没见那味药是吃了该跳河的。”向知县一听，是这么个理儿，大夫按《本草纲目》开药还能错？于是把原告被告一起赶出了衙门。

其实，无论《洗冤录》还是《本草纲目》都谬误连连。前者提到人骨，说男女骨头数目不同；后者里面，牛蹄中的水，猪槽中的水，磨过刀的水，都能治病。若是不孕不育，在上元节时偷来富豪家的灯放在床下就能治好。这都哪儿跟哪儿呀。明摆着的胡话都没人质疑。话说回来，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愿意研究、传播技术的人太少，物以稀为贵，世无英雄，遂使竖子成名。

事实上，身体在我们的传统里一直处于被忽略的状态。最早的英雄都有自残或他残情节。刺客要离计划去杀庆忌，先设计斩断了自己的右臂，还害死了自己的老婆，取得庆忌的信任。荆轲要去刺杀秦王，跟樊于期商

量借他的人头，樊于期也痛快地自杀了。四书五经中虽也明确提到：“身体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。”貌似我们还是重视身体的，其实不然。因为这个重视不是来自立言者的亲身感受，即，不是因为他自己怕痛才推己及人提出不得损伤发肤，而是因为那是父母的。别人的物品你不能随便糟践。身体既然是你的，但跟你个人关系不大。

想一想，在我们接受的教育里，很多事都神圣无比，放到秤上称一称都比身体重要。为了君主、为了父母，为了兄弟，为了哥们义气，为了集体利益，甚至为了某种猫猫狗狗的主义，都可以献身。今天献身这个，明天献身那个，总之，身体仿佛是无话费赠送的，完全不珍惜。我不信立言者说到献身时不会想到“献身”之后的疼以及给献身者家人带来的痛楚。他们一定想到过，但是立言者也许从没想过让自己

献身，他只是鼓吹者，怂恿别人去干，自己并没做好身体力行的准备。对身体的忽略，其实是对他人身体的忽略，立言者自然无法感同身受。凌迟之刑(剐刑)在中国能盛行那么多年，把犯人的身体一刀一刀割下去，具体割多少刀都有严格的数目界定。有时候我们说日本人做什么事儿怎么变态，难道津津有味地欣赏凌迟之刑并计算数量不是无以伦比的变态吗？在观众那里，只要他自己不疼就行，在未来的某一天，观众中的某一个忽然成了当事人，即使他呼天抢地也没用了，其他人会围观他，就像当初他围观别人一样。这说明我们是个多么自私的民族。

尊重个体，尊重生命，都需从尊重身体(含自己的身体和他人的身体)，这是基本的人类常识，但我们至今还没彻底搞明白，所以鲁迅才有以上的感慨。

(作者系深圳作家)